

# 长夜的独行者

A FORGOTTEN MASTER



TUNG CHUIN 童寓

1963—1983

张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

——王国维《莎士比亚传》

# 长夜的独行者

童寯 1963—1983

张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长夜的独行者: 童寯 1963-1983 / 张琴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608-8165-2

I. ①长… II. ①张… III. ①童寯 (1900-1983)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9582 号

## 长夜的独行者

童寯 1963—1983

张琴 著

出 版 人: 华春荣

策 划: 秦蕾 / 群岛工作室

责任编辑: 秦蕾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平面设计: 付超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18 000

ISBN 978-7-5608-8165-2

定 价: 42.00 元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

邮政编码: 200092

网 址: <http://www.tongji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本书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光明城联系方式: [info@luminocity.cn](mailto:info@luminocity.cn)

[luminocity.cn](http://luminocity.cn)

光 明 城



LUMINOCITY

“光明城”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城市、建筑、设计专业出版品牌, 由群岛工作室负责策划及出版, 致力以更新的出版理念、更敏锐的视角、更积极的态度, 回应今天中国城市、建筑与设计领域的问题。

第七章 你还活着吗 93

第八章 三兄弟聚首 109

第九章 烈日之下 121

第十章 小书童 135

第十一章 《江南园林志》 151

后记 166

## 目录

|     |       |   |
|-----|-------|---|
| 第一章 | 熄灭的短烛 | 7 |
|-----|-------|---|

|     |     |    |
|-----|-----|----|
| 第二章 | 自鸣钟 | 21 |
|-----|-----|----|

|     |        |    |
|-----|--------|----|
| 第三章 | 最后的清华行 | 37 |
|-----|--------|----|

|     |       |    |
|-----|-------|----|
| 第四章 | 畏友杨廷宝 | 49 |
|-----|-------|----|

|     |         |    |
|-----|---------|----|
| 第五章 | 照相机般的眼睛 | 63 |
|-----|---------|----|

|     |           |    |
|-----|-----------|----|
| 第六章 | 为费慰梅追记梁思成 | 77 |
|-----|-----------|----|

# 第一章

## 熄灭的短烛



1930 年旅欧时，童寓在法兰克福  
歌德故居留影

1983年3月28日，一个平常的日子，是童寯在世的最后一天。

三月的南京，告别了一季的酷寒，早春的花开始陆续绽放。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天，项秉仁早早吃过午饭去医院接替他的师弟方拥。自从他的博士生导师童寯住进医院，他和硕士研究生方拥就轮流去医院值班。不过，这天他没能见到导师。没有人，包括童寯自己也不会料到死神在这天来敲门。前一天他觉得精神有点好转，大家感到很欣慰，所以一个上午他忙着整理书稿。谁知快到中午就不行了。他的弟弟童村进来指挥医生护士进行最后的抢救。12点26分，他握着孙子童文的手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儿媳吃过午饭到医院时，童文在楼梯上告诉他们：爷爷去世了。

当时在苏州园林局工作的詹永伟曾经是童寯的学生，他也是童寯三子童林弼的中学同学。他特意选了一块苏州产的花岗石作为童寯的墓碑。家人反复商议后决定在墓碑上只刻上姓名和生卒日期。童寯曾经为自己刻过一枚私章：童寯建筑师。然而去世时，他放弃建筑师的职业已30多年。

在他去世的大半年前，1982年5月，在给费慰梅的信里

他这样写道：

as to my personal health, you were so kind as to inquire, after all I can say is that chronic trouble typical of old age still does bother me much and that barring cancer and traffic accident, the “brief candle” might yet some time to be “out, out.”

(您提到我的个人健康，总之可以说，老年人惯有的慢性的毛病仍然在折磨我。癌症或交通事故有一天将会把我这残烛吹灭，吹灭)。

当时的调侃事后看仿佛一语成谶。

其实童寯在这年的年初就发现血尿。近 20 年前，1963 年童寯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但手术后恢复得很好。这段历史使得他清楚地知道尿血意味着什么。但他手上有一堆的书稿要整理出版。他在争分夺秒。这时费慰梅在为过世很多年的梁思成整理文集，请童寯等人提供资料。在给她的信中童寯引用的是莎士比亚的名作《麦克白》里的诗句。这首诗是这样的：

熄灭的短烛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童寯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对于西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几乎贯穿童寯一生。每当晚期癌症的痛苦很难忍受时，他便要求孙子童文读莎士比亚的诗，自己则努力不发出呻吟。这天，短烛熄灭了。

根据齐康回忆，童寯最后的写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条目中的“江南园林”。在病床上他仍伏案写作。医生给他打针，他对医生说：“你们打我的脚，别打我的手，打我的手，我就不能写字了。”条目未写完，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晏隆余回忆童寯撰写“江南园林”条目时说：“他已不能行走，是在躺椅上书写的。他身边放着大堆大堆的书籍，不时翻阅，写上几行，又不时躺下身子。三月份先生病情急遽恶化，不能吃东西。下午他不时弯下身子，像是用上体揪压住自己腹部，这一定是他最难受的时候。可过一会儿他又坚持写上几个字。”

很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项秉仁回忆起童寯时充满了感慨。他直言自己作为学生，与导师实在相距甚远。他是童寯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唯一的一个。硕士毕业后他曾计划在上海找个工作，可以安定下来过日子。可是当他落实了工作，却发现把太太落户到上海非常困难。而那时恰逢中国恢复博士研究生招生，他与童寯才有了一段师生缘。

项秉仁回忆说，对于报考童寯先生的研究生，他心中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有个日本访问学者田中淡，非常想考童寯的研究生，他已经写了两部中国建筑研究著作。童寯出了一道题，让他把《古文观止》里的《梓人传》翻成白话文再翻译成英文，他只能铩羽而去。这位执着的田中淡被童寯推荐师从郭湖生，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当时项秉仁觉得古文能看懂就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再翻译成英文？！幸运的是童寯没有给他出同样的题目。他拿到的考卷据童文回忆是如下五题：

1. 绘出伊斯坦堡索菲亚教堂的穹隆顶结构。
2. 尽量描述《营造法式》中宋代大木作。
3. 画出密斯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的平面图（必须准确）。
4. 罗列你参加过所有实际工程项目（不许撒谎）。
5. 谈谈你自己最满意的设计工程，并描述设计的概要及心得。

这些题目几乎是针对他出的，所以他很轻松就通过考试了。不过项秉仁记得专业课的题目是要求论述城市和水源之关系，分析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并表达个人看法，还有关于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举折和飞檐的分析。比较特别的是童寓问他是否从头至尾参加过建筑项目的设计并且有什么感想。

不知什么原因，项秉仁的博士研究生录取在学校被卡住了。很多年以后齐康告诉项秉仁，从不求人童寓得知后亲自去找学校领导，才使得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建筑学博士研究生。这时的童寓，已过古稀之年，他是如此地希望有学生能将他所学传承下去。

录取后，项秉仁绝望地发现他果然被要求将《古文观止》里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童寓亲自挑了清单目录给他，要求每周两次去他家朗读讨论。

关于《古文观止》，童寓给自己孙子童文的读书目录是这样的：《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后出师表》《梓人传》《圻者王承福传》《陋室铭》《归去来辞》《春夜宴桃李园序》《兰亭集序》《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岳阳楼记》，前六篇立志，后五篇情操。我曾经问过 50 岁的童文能否背诵这几篇，他尴尬地笑笑。他说童寓一直认为建筑师不仅仅需要智，更需要德。这些古文要求实际上是进行德的教育，只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学生很难理解也难以接受。现在童文是一名科学家，在无线电领域大名鼎鼎。但谈起爷爷，他也如同项秉仁一样汗颜不已。

当时项秉仁和硕士研究生方拥，不约而同开始逃避不苟言笑的导师，要求每周两次辅导改为每周一次，并且对每周一次的见面也是心怀畏惧。每忆及此，项秉仁深深地感慨与导师实在差距悬殊：“到老了我才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学问，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俗人，只是可以做点事，离做学问太远。”他说童寓先生太高了，常人难以企及。

童文说当时童寓为项秉仁的博士生研究课题提出五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1. 莱特研究（与刘光华合带）
2. 建筑设计研究（与钟训正合带）
3. 建筑环境研究（与齐康合带）
4. 上海近代建筑史研究（与晏隆余合带）
5. 日本建筑研究（与郭湖生合带）

童寓内心非常希望项秉仁做上海近代建筑史研究，因为童寓自己是当事人，说太多，后人会觉得偏颇，不说清楚，后人将以误传误。悲剧的是不到一年童寓便重病，没能带到项秉仁毕业就去世了。他必须有新的导师才能完成他的博士

学位，不管谁接续导师他都很难从内心真正接受。而上海近代建筑史研究，在亲历其事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先后去世后，这段中国建筑转折点的最关键的历史就成为空白。

1983年3月28日，童寯病逝于南京军区总医院西翼2楼207病床。尽管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一个字的遗嘱也没有留下。这座医院的前身是南京中央医院，由他生前的挚友杨廷宝设计。童寯曾经戏称其主楼为“放倒的板凳”。

30年后方拥回忆童寯时说，由于童寯无官无职，所以无法入住医院。幸好有一个世交的后代王廷芳大夫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指点童寯家人在急诊挂号，才转入病房，随即动了手术。住院期间的护理不论医院还是学校都无人问津，由学生和家人轮流陪伴。杨廷宝出差赶回时，直接去了病房探望手术后的童寯，两人都很乐观，谈了工作的事，以及接待费慰梅的事。

两位老人的命运似是紧相耦合。不到一个月，杨廷宝因脑溢血住院急救。与童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廷宝由于一直担任政府和学界的要职，所以就医享受相应的省部级待遇。就连杨廷宝本人要求在自己设计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与童寯一起为伴，也遭到拒绝。童寯手术切口一愈合，即将进

入下一个阶段的放射治疗时，急忙让儿子童林凤教授骑三轮车把他拉到杨廷宝所住的医院。昏迷中的杨廷宝蓦然清醒，兴奋异常，周边的同事为了避免两老过分激动，只让他们长久紧紧握手。两人无言落泪，此一别，不久就分别驾鹤西去。

童寯说过一句话，影响了方拥一生。那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上的头一堂课，童寯告诫这些未来的建筑师们：“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

作为童寯的学生，见证了导师处世的超脱与现实的困窘，这带给方拥的思考一直持续到他自己步入晚年恐怕都无法完全释然。



1982 年，童寯在清华建筑系

2017 年童寓祭日时，他的孙女童蔚写了一首诗纪念爷爷：

致一位建筑师

他是，那建筑界的大师使其离开理石得以上升，  
他用心捶，捶石头继续攀登，  
雕刻过佛罗伦萨无底的花纹，  
所谓完美离不开一座拱桥的顶点，  
和一座拱形的门，安慰人们找不到谁，  
也知道谁会黯然伤神；  
仿佛约定，于 1983 年 3 月 28 日 12 点 26 分，  
他分开完美与剩余，必然就离开，  
所有完成的石头仿佛是石偶凯旋。